

程

青谿漫稿卷九

五言絕句

西涯雜題十二首為李賓之

西涯

城北一西涯城南一西涯
身外無窮地即安即是家

海子一名積水潭

積水千年在海潭一鏡開樓臺
渺煙霧何處近蓬萊

明倪岳撰



西山

君住西山下時來却望君不見山中樹只見山中雲
慈恩寺

樓閣雲中出丹青水面開江南何事者寂寞雨花臺

飲馬池

居人汲水飲
馬因之乞錢

汲水足飲馬索錢還濟貧可憐一掬地於物復於人

揚柳灣

灣中居者
吳人

高柳抱晴灣疎籬匝煙渚猶記泊楓橋隔水聞吳語

桔槔亭

桔槔在早林遼遼懷漢陰灌園者誰子可解息機心

鐘鼓樓

高樓嚴擊折可憐更漏明夜半人語絕忽聞鐘鼓聲

響聞

奔濤鳴春雷開口疾如箭懷哉百步洪使我心膽戰

月橋

夜色落長橋片月波心淨不見影娥池魚龍日窺映

稻田

腐儒常苦饑問糴竟如玉僧田不自耕終歲飯亦足

蓮池

蓮生失其地羞與衆芳伍獨笑采蓮人不識蓮心苦

詩送朱用輔北歸省墓

暑雨發新霽征車在都門之子別我去行逐燕然雲
燕然高挿天烟霞日來往而君處其間飄凌動遐想
君家好兄弟玉樹森以敷季也更起時落落珊瑚株

我昔有遠遊逢君慘羈旅異鄉感新知義氣兩相許
結交未三載一別今十年相見詎元踈相思長自憐
君今得享途輕帆遇風便龍門海之涓起忽駛如箭
客路良已遠客懷亦已深雙親渺何許傷此平生心
歸來一盃酒聊慰九泉下秋深有良賈擬報連城價
舊遊二三子長才久爭雄相期桂子府同上蓬萊宮
重閣天上遙長橋霧中閣葛屐一丈竹倏忽弄頭角
君行急回首望望黃金臺寄語謝諸君為我聯翩來

七言絕句

丙子新秋

梧葉驚風報早秋
天邊時見火星流
深閨涼夜砧聲起
總是閑山客裏愁

雨窻秋思

秋雨蕭蕭向晚天
小窻坐久獨忘眠
風前楊柳今搖落
一別鄉關又幾年

君庸道中

浮雲出沒翠微中
淡紫深青遠近同
此景崢嶸直可畏
愁懷鬱鬱正無窮

春日漫興

吟懷默默喚愁生
舊賞新遊總未成
燕子不來春欲暮
蕭然又過一清明

十月十一日夜雪有感二首

每憑魚雁問平安
一紙書回帶淚看
最是夜深成獨坐
白雲南望雪漫漫

白雲南望雪漫漫
遙想親闈夜正寒
安得西風生兩翼
一樽春酒奉清歡

紀事

一自開殘上苑花
十年春色老京華
臨風滴盡傷心淚
悔殺從前願有家

別院窮居歲月深
重門榛棘已森森
窓前一任春風
誓不今生負此心

心事無端重鬱紆
更看寒燕引雙雛
世人不戒前車覆

浪說程嬰可托孤

聞道花開樹樹新
瑤林地遠絕風塵
獨憐歲月催遲暮
肉食無人惜此春

晚泊流河

迢迢客路近流河
漁浦風晴起棹歌
夾道短篱村巷小
兩行疎柳夕陽多

晚泊東光縣

斜日陰陰起暮笳
船頭畫鼓不停槳
縣門東去剛三里

正及郎官放晚衙

過故城遂泊八里屯

蕭條門巷不成村
細柳深藏衛尉屯
回首故城三十里
月明風冷送黃昏

題竹二首

湘雲流盡水痕乾
玉骨傷秋露氣寒
鷓鴣夜深飛不去
也隨羣鳥宿江干

穩楚江秋靈瑟聲
寒泪不收明月莫
隨流水去

好應長照夢中游

對雪有感

慈母恩深不可追
嚴親猶隔大江隈
獨憐灑江東風裏
惟有孤腸日九迴
三十光陰猶冉冉
尋常心事亦勞勞
叮嚀說與檐頭雪
休逐東風上鬢毛

題岳蒙泉葡萄畫

往年曾說蔡中郎
唾落驪珠顆顆香
却憶涼州辛苦地

個中滋味亦親嘗
遠道歸來把一麾
轉頭零落又成悲
舊家只有葡萄在
從此無勞說荔枝

不寐

一話孤身萬斛愁
貧來偏易上心頭
無端客枕難成夢
卧聽寒更報曉籌
悠悠心事總堪愁
三十年來一轉頭
只恐蹉跎成老大
不知何處覓良籌

閑中偶題蘆鴈遂成十絕

鴈飛初到楚江頭
叫破衡陽一段秋
寂寞西風明月夜
蘆花如雪點汀洲

回鴈峯前湘水頭
隨陽來往自春秋
月明遠度黃龍寒
夜靜長鳴白鷺洲

滿地蘆花笑白頭
客懷牢落正驚秋
鴈聲和月回殘夢
寒影翩翩下遠洲

月明十二碧峯頭
霜落沅湘水似秋
涼思也驚鴻鴈侶

相呼相喚在河洲

燕尾沙長出水頭
瀟湘風月正新秋
翩翩寒鴈投荒渚
簌簌霜蘆帶淺洲

蕭蕭良月墮樓頭
鴈影初轉紫塞秋
叫得客愁無處着
却隨蘆荻老孤洲

梧葉驚風落井頭
天涯旅客正悲愁
更堪月夜寒聲起
江上菰蒲落鴈洲

一曲清溪帶石頭
夜涼歸思不勝秋
却憐遠夢隨征鴈

飛落南南第幾洲

水清沙碧沒磯頭
歸鴈聲中兩度秋
欲問稻梁何處好
西風彭蠡白蘋洲

楚水悠悠欲盡頭
一雙歸鴈遠鳴秋
可應榆塞經過地
不及蘋江遠近洲

觀史而倦輒成短句
意或有在不復次第覽者幸

貸其拙云

妖艷承恩粉黛羞
君王一笑老溫柔
須知禍水皆堪戒

豈特當時祇滅劉

絃扇西風日日涼
淒清光景斷人腸
慈幃供奉身何托
冷閑閑者歲月長

失寵心憐夢亦驚
長門詞賦若為情
東風別院笙歌醉
遙聽春遊翠輦行

鼇極雖傾力可全
古來遺事已茫然
空懷五色山中石
大手何人解補天

行自因循位自崇
空勞天下說中庸
一時碌碌成何補

怪底偏為世所容

天代悠悠轉盼間
安榮不動却如山
但知長樂全身地
大節孤忠總是閑

杵臼程嬰事不同
託孤猶足亞桐宮
高風千載無人繼
一節還宜數霍公

肉食誰能與國謀
廟堂風采自優游
却憐漆室民間
獨抱深憂為魯侯

抗疏殷勤十九章
一時鬢髮總如霜
不知干進希名者

今日何人可頡頏
閏月張燈已異常無端災亂起蕭牆倉忙爛額焦頭者
剪髮酬功計亦良

題瀛洲學士圖

等閑圖畫亦堪傳身在瀛洲不是仙誰道當年閔立本
報功只解寫凌煙

綠楊深處對楸枰黑白虛勞二子爭後着縱高人亦解
可憐功業在登瀛

日長臺閣動絲桐何處南薰續舜風破陣功高元有曲
憑誰譜入七絃中

天策圖書屬上公衣冠終日仰高風懸知千載貞觀治
不負當時討論功

送薛侍御志淵使荆襄

荆襄山中壤地饒沃民之流徙者競歸之固其
也然莫非王土莫非王臣因以安定而服役之
在此猶在彼耳其有不然去其太甚而已夫去

莠所以為苗莠去而苗自茂念莠之害并去其
苗豈理也哉奈何急於成功者綏輯無幾而過
絕已甚遂使赤子駢首就斃豈不有以傷天地
委和之氣失朝廷好生之仁也耶侍御薛君志
淵復有荆襄之行寅友陸君廉伯相率賦詩以
贈余迺學為俚歌四絕以續驪唱云

流離赤子最堪憐
房竹山中有廢田
畊鑿幾年皆帝力
豈煩膏血污戈鋌

嗟君此去意如何
一道蒼生望撫摩
往事已非空浩嘆
功名豈為殺人多

深山平地總王臣
莫論區區舊與新
但使熙然同樂業
使車到處即陽春

十年兩度說班師
此去人心空見疑
傳檄早須堅信約
君行休厭奏功遲

道中柳枝詞

聞道吳儂歌竹枝
阿誰為續柳枝詞
柳枝梟梟三千尺

解與行人縮別離

官河兩岸挿新楊
挿得成行更望長
縱長只拂官河水
不似離人九曲腸

垂楊隄下水悠悠
欲行未行人自愁
高堂恐憶兒歸早
日日江頭望客舟

揚柳新青拂水齊
羣舟人正滿長隄
推篷忽見中天月
游子愁聞烏夜啼

墨筆牡丹

京路緇塵欲滿叢
嬌羞無語立東風
夜深聊向燈前看
顏色雖殊骨格同

一朵蕭然帶墨痕
玉闌干畔倚黃昏
也知不作金稜碧
何用韓郎為染根

白馬

春草芊綿柳拂堤
玉駝翹立不聞嘶
秣緣一入神龍廐
閑却沙場萬蹄蹄

題夏太常竹

冉冉雲烟墮墨池
隔窓踈影弄參差
清卿老去風流在
得見當年第一枝

四時貓四首

玉雪娟娟好羽衣
小山花竹正晴暉
翻盆倒甕無心問
閒看東風蛺蝶飛

養得貓奴解策勲
可憐小雀已離羣
平生威力終如此
莫遣君家鼠輩聞

步出花陰野雀高
驚心短翼免相遭
主人莫更魚待

田叟迎貓已自勞

猙猛狸奴乳虎同
菊邊高卧飽霜風
養成好作他時用
一舉須令鼠穴空

詩餘

望海潮題水仙扇面

冰玉為肌沉檀為骨
天然素體傾城鼓
琴湘潭捐璫澧浦
凌波微度飛瓊何處
是蓬瀛正忍寒送日
借水成名東閣官梅
兩般標格一般清
嬌黃膩粉輕盈有心
安冷

淡節抱幽貞，壓倒酥醪。挽先桃李花時，爭遣交并臨鏡。
漸分明，但半奩掩面，千里關情。山谷山礬出門一笑，大江橫。

姻叔盧廷弼丈，以水仙扇索題。久未之復，暑雨公務稍簡，因填望海潮詞一闋于其上。所謂觀者老人堅坐不去者，亦此意耳。

致語

皇太后聖節回宴皇上致語

東朝開壽域，又當十月之中。北闕啟華筵，正在九重之內。極崇奉之典，敬先於以卑而事尊。推親愛之誠，思始於自上而逮下。一時盛事，千載奇逢。恭惟皇太后陛下，功齊山岳，福並乾坤。禮絕漢儀，儼禋禘之備。舉慶弘鑄，燕紛烹龍炮鳳。以交呈迺暢宸懽，式曰皇眷仰惟皇帝陛下，志隆愛日，心切祈天。承驩竭虞舜之護，夔侍膳盡周文之翼翼。顏親有喜，聖德無疆。協萬國於熙和，昭兩宮之慈孝。日復日而歲復歲，瑤池醞不老之觴。樂

其樂而其其親金殿譜長生之曲祇陳口號庸引心聲
慈皇宮內錦筵開先進君王萬壽杯天意正教春意轉
風聲初送樂聲來珠簾影隔黃金殿寶鼎香籠白玉臺
何用別尋仙境界須知此地即蓬萊

萬聖壽節致語

時逢聖誕昭日月之光華世際豐年溥乾坤之熙皞歆
獻千秋之唐鑑先陳萬壽之漢觴凡在生成易勝懽蹈
恭惟皇帝陛下福萃禹疇道延姬籙龍河虹渚既蚤協

於殊祥華祝蒿呼復屢臻乎嘉慶肆璫筵之載啟迓寶
輅以徐臨扇影分班便覺瑞雲之擁樂音交奏正逢愛
日之長蕩蕩難名共祝岡陵之筭巍巍莫並遙瞻箕翼
之輝寶輦初移綵鳳翔弘開壽域自無疆九成初奏虞
廷樂萬歲先呈漢殿觴恩溥華夷天蕩蕩陽回宇宙日
舒長年年仰贊南山頌百辟摠誠拱聖皇鴻圖熙洽世
久際於昌辰寶籙綿延時再逢乎誕節率土罄祈天之
祝層空增繞電之輝歡蹈所同遐邇無間恭惟皇帝陛

下聖由天縱德本日新懋隆祖宗之丕基遠紹帝王之
大統功敷絕俗蠻夷戎狄之咸歸治召殊祥龍鳳龜麟
之畢至茂對生陽之月聿臨載育之期日重光而月重
輝宜降年之益壽人與地與久惟申命之用休御
黃屋以受朝瞻位捧玉卮而為壽來禱翟于
六宮慶溥椒房啟虞廷之九奏上瀆宸聰效
嵩嶽之三呼載開壽域壽吾皇上德兼隆寶
歷長萬國有秋逢歲稔三邊無警荷時康和風徐度鈞

天樂瑞靄輕籠玉殿香喜溢宮闈爭獻頌年年願捧紫
霞觴

重陽節致語一首

舉周官之舊職味增糗餌之邊修漢室之新儀香散萸
囊之佩九月九日應之候萬邦仰萬歲之歡載詠肅霜
均沾湛露恭惟皇帝陛下道隨陽德長契天孚值令節
於有年協清商於無射迺堯奠之八葉瓊樓玉宇早臨
朝列陶菊以千叢金盞銀臺先獻壽設四筵之芳醴啟

九陛之繁音嵩岳騷聲雷動飛龍之輦鼓城遺話颺馳
戲馬之臺登高覽八荒 乾坤而並永乘時君五位率
夷夏以同歸擬將歌頌於 神功莫罄名言於造化敬
陳芻蕘之語用伸螻蟻之誠 聖主休民御總章喜逢
時序屆重陽紫萸先獻霜前色黃菊兼呈雨後香授服
已知風颯爽食糕應兆歲豐穰宮庭大啟登高燕萬歲

山中萬壽觴

青谿漫稿卷九

青谿漫稿卷十

明 倪岳 撰

大學講章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
先其齊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
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
其知致知在格物

這是大學經文孔子說大人之學其明德新民工夫

都有箇先後次第孔子意思說明德是人心同得於天的道理自古大人既自明其明德又要使天下之人都有以明其明德不為私欲昏蔽這箇工夫却先從治國起蓋天下之本在於一國國使似今京都地方一般天下人所視效處必先使一國的人明其明德方可由近而遠以及天下所以說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一國之本在於一家家是家庭之內又一國所視效處若要使一國的人都明其明德必

先將一家親屬教訓他明其明德方可由親而疏以及一國所以說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一家之本又在於身若要整齊一家必須先從已身上做工夫使一身所行無一件不合理方纔做得一準則而家可齊所以說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一身之主又在於心若要修飭一身必須先從已心上做工夫使一心所存無一毫不端正方纔做得一身的主宰而身可修所以說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心上念頭發動處

便是意誠是真實不欺若要正心必先從心上動念處用工夫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好惡都是真實無一毫虛假如此念頭方纔不差則心可得而正所以說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心中虛靈知覺處便是知致是推到那極處若要誠意必先從心中知覺用工夫將那自家心上知覺處務推到至極無一件道理不通貫透徹如此知識方纔不雜則意可得而誠所以說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然致知的工夫

却又全在格物上格是至物是事物天下事事物物都有箇當然的道理這道理務要窮究到那至極處方纔自家的知識無有不盡所以說致知在格物大抵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五件是明明德的條目齊家治國平天下三件是新民的條目聖賢相傳為學次第莫備於此故孔子於大學之首言之臣嘗論這八條目皆以正心為主從天下國家推到修身上無不統於一心從誠意推到致知格物上無不由於

一心而帝王之治天下尤以正心為急心正則衆欲不能攻天下可得而治漢儒董仲舒嘗說人君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而四方遠近莫敢不一於正即此意也伏惟皇上懋隆聖賢之學講明正心之功日就月將純一不已則理無不明身無不 由是以睦九族以和萬邦而治平之效端可以比隆於古帝王矣宗社臣民不勝幸甚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

之謂自慊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這是大學第六章曾子解孔子經文中誠意的道理誠是實意是心上所發的念頭毋是禁止之辭曾子說孔子經文中所言誠意這兩字如何做工夫蓋人的常性莫不有善而無惡故其本心莫不好善而惡惡只因被這私欲把心來蒙蔽了雖知善而不肯着實為善雖知惡而不肯着實去惡這便是欺瞞了自家的所以誠意工夫只要禁止了這自欺之弊務

使心上念頭發出來好善惡無一毫不着實纔能盡
修身頭一件工夫故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
慊是快足的意思曾子又說臭穢的東西是人人着
實憎惡的人若惡惡之心由中及外無一毫之不惡
便如惡這惡臭一般務要決去了他美好的顏色是
人人着實喜好的若好善之心由中及外無一毫
之不好便如好這好色一般務要必得於己這等呵
好善惡惡方纔都着實實為己不是虛假為人私欲盡

淨天理俱存心中豈不快然滿足故曰如惡惡臭如
好好色此之謂自慊慎是謹慎獨是己所獨知的去
處指心上說曾子又說這好善惡惡的心實與不實
他人如何得知只是自家心裏知道所以君子於這
心上念頭發動處務要仔細審察若是惡惡便要着
實惡決定去了這惡若是好善便要着實好必求得
了這善這等用工纔是不自欺纔到得誠意地位所
以又說故君子必慎其獨也臣嘗考之大學八條目

中誠意是第一件切要的事蓋意識則心可正身可
修由是推之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所以唐虞三代
之君修己治人都從這誠意上來如克勤克儉者處
己之誠惟和惟一者用人之誠好問好察者聽言之
誠惟欽惟恤者用刑之誠凡此一念之發表裏如一
一事之行始終無間其意之誠如此所以治隆俗美
而臻於雍熙泰和之盛也降及後世如漢武帝之施
仁義而怒汲黯之對唐太宗之喜諫諍而悔魏徵之

言皆其意有不誠所以推之天下卒不能比隆上古
之治然則誠意之功實萬世帝王為治之本伏惟聖
明留意

論語講章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惟天為大惟堯則
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
其有文章

這是論語中記孔子贊帝堯聖德與其治功如天的

意思巍巍是高大之貌則是準則比並的意思蕩蕩是廣遠之貌無能名是不能指言稱贊的意思孔子欲贊帝堯之為君而首以大哉為言以見自古人君惟堯之德至大而無以加有非其他聖人所能及如何見得帝堯之德至大處蓋天之為天巍巍高大無物可以比並惟有帝堯與之為準正以帝堯之德巍巍高大與天一般即使臣說其仁如天是也天之大使萬物各遂其生然其蕩蕩廣遠處萬物不能以

言語而形容之帝堯之德能使萬民各得其所然其蕩蕩廣遠處也與天一般萬民不能以言語而稱贊之即史臣說帝力何有於我是也天之大如此堯德之大也如此故說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成功是已成的事業煥是光明之貌文章是政績中有文采可見的指禮樂法度而言孔子又說堯之大德如天固人所難名而堯之治功如天乃人所共見故指其功業而言如九族既睦便是他齊家

的成功百姓昭明便是他治国的成功黎民於變時
雍便是他平天下的成功堯之成功巍然高大如此
可見與天之高大一般指其文章而言如制器尚象
而天道以正頒歷授時而人事以修垂衣裳作咸池
而禮樂以備堯之文章煥然光明如此又可見與日
月星辰之光明一般蓋天之德不可得而窺即其四
時生成之功日月星辰之文而天德亦可得而窺矣
聖人之德不可得而名即其成功之高大文章之光

明而聖德亦可得而名矣此帝堯之聖所以與天為
一而孔子尊稱之辭至於如此也臣惟自古帝王之
德莫盛於堯而孔子贊堯之辭莫盛於此且又切切
以天為言蓋天以至仁之德發育乎萬物堯以至仁
之德覆被乎萬民天與帝堯膺合而無間而萬民人
君繼天出治者皆當取以為法也仰惟皇上嗣祖宗
之尊位繼帝堯之大統蓋必德協上天心潛往聖誦
堯之言而使發號施令罔有不臧行堯之行而使出

入起居罔有不敬聖德既與堯而為一則治功亦與天而無二將見雍熙之治端有在於今日而帝典所書不得專美於前古矣臣等不勝顛望之至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這是論語第十二篇孔子答顏淵問仁的事顏淵是

孔子的弟子名回一日以為仁之道問於孔子孔子答他說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克字解做勝字己是己身的私欲復字解做還字禮是天理之節文仁是本心的全德仁義禮智都是本心之德惟仁却包得義禮智故仁為本心全德孔子說人心本都有這全德只為私欲昏蔽故有時喪失了若能克去己身的私欲使所行的事件件合手天理則本心之德復全於我這

便是克己復禮為仁是說為仁的工夫歸是稱許的
意思孔子又說人能一日之間克己身私欲所行的
事都合乎天理則天下的人便都稱許其仁蓋天下
人心都有這仁的道理有能全得這仁的道理便合
得天下的人心所以天下之人一時都稱許其仁如
仁莫大於孝我能事奉父母天下人便都許我能弟
長這便是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說為仁的效
弟長這便是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是說為仁

的效驗孔子又說這為仁的機括都只在自己不在
他人克己是自家能克復禮是自家能復如事奉父
母須是自家事奉恭敬兄長須是自家恭敬別人如
何替得以見為仁之功在己當盡如此故曰為仁由
己而由人乎哉顏淵一聞孔子之言便見得天理人
欲分明故無所疑問就請問克己復禮先從何處用
工夫孔子答他說克己復禮的工夫只要禁止那不
合禮的勾當凡人有目不能不視若非禮的顏色便

禁止了不要看他人有耳不能不聽若非禮的聲音
便禁止了不要聽他人有口不能不言若非禮的言
語便禁止了不要妄說有體不能不動若非禮的
事務便禁止了不要妄動這等的則視聽言動都不
徇私日用之間一身之事莫非天理為仁之功豈有
加於此哉於是顏淵深達孔子之意就謙辭說我顏
回資質雖不聰敏請服行夫子今日教我的言語此
乃顏淵真能克己勝私所以進於聖人地位也臣嘗

考之此章乃孔門傳授心法切要的言語不止為學
者事自古帝王皆從這裏做工夫蓋非禮勿視即是
視遠惟明的意思若視而非禮則為美色所亂凡事
見得不明而淺近易蔽矣非禮勿聽即是聽德惟聽
的意思若聽而非禮則為淫聲所溺凡事聽得不聰
而邪佞易惑矣非禮勿言即是發號施令罔有不臧
的意思益一言非禮則出乎身而加乎民者不能無
名禍之憂非禮勿動即是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的意

思蓋一動非禮則發乎邇而見乎遠者不能無致災
之咎是則人君之於視聽言動其可以不謹哉由此
而推可見上古聖賢修身是這道理齊家也是這道
理治國平天下也只是這道理所以孔子之言有功
於萬世者正謂此爾伏惟聖明留意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
面而已矣

青谿漫稿卷十一

奏議

禮儀一

一為禮儀事勅諭禮部朕惟古者天子九廟而祖功宗
德百世不祧其他則以次祧遷有常制焉恭惟我太
祖高皇帝混一區宇肇正綱常追祀德懿熙仁四祖
同殿異位情文具稱列聖相承昭穆有序至於皇祖

明倪岳撰

考英宗睿皇帝九廟已備茲者皇考繼天凝道誠明
仁敬崇文肅武宏德聖孝純皇帝山陵將畢升祔有
期當定祧遷之制矧惟皇妣孝穆慈慧恭恪莊僖崇
天承聖皇太后祔塋畢日宜有奉享神主之禮爾禮部
其會文武大臣并詹事府國子監翰林院堂上左右
春坊及科道掌印官詳稽古制斟酌情文議處來聞
務遵典禮足垂萬世用成朕尊祖敬親之大孝欽哉
故諭欽此欽遵會同太傅兼太子太師英國公等

官張懋等議得禮必緣情而立義事當據古以證今
謹按成周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
七文王武王為宗不在數中故為九廟蓋以后稷為
始祖文武為世室皆百世不遷其餘則以次而祧前
乎周則商以契為祖而湯與三宗百世不遷後乎周
則宋以僖祖為祖而太祖與太宗百世不遷彼時僖
祖祧遷雖曰迭有異議而大儒程子朱子皆以奉僖
祖為祖為得禮之正而合於人心之同所謂有其舉

之莫之敢廢者也國朝太祖高皇帝肇建丕圖追祀
四祖迨至英宗睿皇帝龍馭上賓遂備九廟在當時
則德祖尊為高祖以上益無可推之親在今日則德
祖尊為始祖以下固有可祧之主洪惟太祖高皇帝
太宗文皇帝功德隆盛如周文武萬世不祧懿祖而
下以次通遷寔惟古制今伏遇憲宗純皇帝升祔之
日所有懿祖皇帝神主義當奉祧仍於太廟寢殿之
後略倣古者夾室之意別建一殿九室以事奉歲况

古有祫祭謂合祧廟與未祧之主於太祖之廟而祭
之故謂之祫祫者合也今亦宜於歲暮享祭之日奉
迎懿祖皇帝神主仍居舊位以享祫祭之禮則每歲
一祭視古三年一祫於禮有加近該欽天監選到成
化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憲宗純皇帝神主升
祔太廟後殿未及營建合無暫請懿祖皇帝神主安
奉于德祖皇帝室內以伺後殿之成此即所謂毀廟
之主歲於太祖之廟於義亦安又按周禮春官大司

樂之職歌中呂舞大夔以享先妣謂姜嫄也是帝嚳
之妃后稷之母故特立廟以祭之至宋則元德懿德
二皇太后俱有別廟之享章獻章懿二皇太后遂有
奉慈之建每歲五享四時薦新上食並同太廟茲者
恭遇孝穆慈慧恭恪莊僖崇天承聖皇太后祔塋茂
陵所有神主宜於奉先殿傍近宮室改為別廟以禮
安奉歲時祭享悉如太廟奉先殿之儀仍乞勅奉遷
官於祔塋畢日暫奉神主于茂陵獻殿以伺二十四

日憲宗純皇帝祔享太廟禮畢然後啟行於二十六
日文武百官各具素服出城奉迎自大明門進入就
赴別廟安奉如儀以是恭稽手情文庶幾咸合乎典
禮緣係節該欽奉勅旨會官議處來聞事理未敢擅
便定奪謹題請旨成化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於西角門題奏本月二十三日奉聖旨是奉先殿旁
近無宮室堪改別廟恁還再議來說欽此欽遵成化
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禮部會官議擬題奉聖

旨你每既考論明白准議欽此欽遵後於奉先殿之東別闢門改一殿仍扁曰奉慈殿以奉神主云

祀典一

一為裨補名教事禮科抄出禮科右給事中張九功題臣惟孔子之道與天地相為悠久述六經以教萬世其功無窮是以有國者莫不尊崇而奉祀之以報其功於萬一當時及門弟子得正派而分餘波者皆得與焉後世儒者有能踐履真實學術純正希蹤前哲

有功來學者亦得以從祀於廟庶用表當時崇儒重道之意此典於名教所關甚大豈可苟哉臣嘗觀國學及郡縣學從祀儒先有當黜者而後之真儒有當入者若蘭陵伯苟况言或近於黃老術實雜於申韓身託黃歇不羞悖亂之人學傳李斯遂基坑焚之禍以性為惡以禮為偽以堯舜為矯飾以子思孟軻為亂天下者是以程子譏甚其偏駁而朱子書為蘭陵令乃係之以楚以深鄙之也扶風伯馬融髡徙穢士

糟粕陋儒黨附梁冀害忠良而不顧自比毛遂甘輕
賤而不羞既失於西第之作頌何補於東觀之校書
高堂絳帳沉酣女樂逞豪門驕奢之風破純儒莊士
之矩是以當時正直羞稱而深見斥於趙岐也偃師
伯玉弼唱和何鄧祖述老莊遺落世事以萬物為天
下之粗迹崇尚虛無謂六經為聖人之糟粕清談之
弊流蕩人心傷敗風俗平使人國家隨以淪喪而不
可救者此輩也成都伯楊雄以善惡混論性學識舛

錯以安漢公比伊周志向昏諛雕蟲之技於道何關
覆醬之物於世何補貪生畏死寧免投閣之嘲臣事
新室難逃逆節之黨是以朱子莽大夫之筆大書為
網胎垂後世也之數子學失大本身虧大節有玷名
教得罪聖門昔龜山楊時建議斥王安石不使配享
孔廟而今之儒臣亦有欲黜楊雄輩者夫如是則此
數子豈宜列諸從祀哉臣觀今之儒臣禮部左侍郎
兼翰林院學士文清公河東薛瑄篤志好學於道有

見貴真知實踐之益黜矯偽浮靡之病入仕與人同而為國則不同講學與人同而為己則不同述文與人同而為道則不同接人處事與人同而忠信嚴正則不同河汾文集固其英華讀書一錄實為根本立德立言考諸此錄綽有明驗是蓋濂洛之流波覃懷之步武人所共知也昔洪武宣德年間嘗增董仲舒吳澄入從祀矣今薛瑄無愧二子可不列諸從祀哉恭惟皇帝陛下講求聖學以孔子之道治天下必於

此辯其真偽別其純駁而使斯人知所向背取舍庶有以正人心明道化而無失如蒙勅禮部進與內閣大臣定議於可黜者黜之可入者入之則孔廟清名教正而斯文幸甚等因具題弘治元年七月二十四日奉聖旨這本所言禮部會各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詹事府國子監翰林院春坊科道官詳議來說欽此欽遵抄出到部會議間又於禮科抄出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程敏正奏為考正祀典

事臣聞古聖王之治天下必以祀典為重所以崇德報功而垂世政淑人心也故有功德於一時者一時祀之更代則已有功德於一方者一方祀之踰境則已然猶欲以勸一時範一方而不敢輕議也况先師孔子有功德於天下於萬世天下祀之萬世紀之則其廟庑之間侑食之人豈可苟焉而已必得文與行無名與實副有功於聖門而無疵於公議者庶幾足以稱崇德報功之意若侑食者非其人則豈惟先師

臨之神不顧歆將使典模範者莫知所教為弟子者莫知所學世教不明人心不淑通乎天下而施及後世其為闕繫豈特一時一方之可比哉邇者言官欲黜文廟從祀諸賢之有罪者詔禮部集議臣愚亦在預議之列疑其所言尚有未盡而議者相持憚于改作臣考之於書揆之於心不敢妄為異同謹畫一條陳上瀆聖覽伏乞皇上不顯文謨主張斯道仍下禮部通行集議采而行之一洗前代相習之陋永為百



原件短缺

卷12

世可遵之典使世教有興起之益人心得趨向之公
其於治道未為無補

青谿漫稿卷十三

奏議

朝覲三

明 倪岳 撰

一為傳奉事弘治八年七月二十日該司禮監太監鄧
敏傳奉聖旨祖母聖慈仁壽太皇太后年高念叔
崇王欲得一見便寫勅差官取來該衙門知道欽此
欽遵外中外臣民伏聞詔旨皆有以知太皇太后慈

愛之至情皇帝陛下順承之大孝雖大舜文王無以加矣但一時人心竊以朝廷舉事以須上揆天心下察人事務出萬全庶幾可動臣等節于弘治二等年月不等會同中軍都督府衙門掌府事太傅兼太子子太師英國公張懋等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恕等累經會議崇王來朝揆之天時人事俱有未便緣由奏蒙聖恩俯垂俞允俱免王來然以今日論之事有未便者三焉又非前議之所及者蓋近來傳聞黃河

泛漲水高于岸平日波流湍急舟行已難加以泛漲其為洶湧必議常時王欲來朝乃舟楫必經之地則夫震驚之患所不能無保護之責誰敢當之此其未便者一也兼聞河南彰德衛輝二府自春徂夏一雨不霑寸草不生赤地千里人民流動殆三之二其為艱窘不言可知王欲來朝乃車馬必經之地不獨供億之費無所仰給萬一賊盜乘時竊發則夫震驚之患所不能無保護之責誰敢當之此其未便者二也

况二年之間三王之國近自京師之軍民遠而所過之郡縣百倍供需十分騷擾官無所指手民不能聊生言之可為寒心見者欲為流涕今若加以崇王來朝先聲所及人心警疑送往迎來勞費增倍瘡殘之民何以當此此其未便者三也此皆切于今日之急務于理不可不豫為之慮者伏惟皇上欲以仰承聖祖母慈愛之情尤必先念祖宗社稷生靈之重委曲奏請暫免來朝此則天下之公義而非可以一時母

子之常情論也且親王來朝固有舊制然自洪熙宣德年間已辭舉行英廟辟之初一詔襄王來朝固以篤親親之誼實以慰嫌疑之心由今而言已非常例况今天下奏報災異驚駭見聞禍變之生誠未可測正宜上下交相脩省用回天意親王與國同休尤當慎守封疆以固藩屏豈可輕動重貽憂虞伏惟皇上至孝通天誠敬篤至是以聖慈仁壽太皇太后享天下之養萬壽無極崇王親愛所托恩禮隆重亦無以

加今果奉命來臣雖少遂一時欲見之心然欲別則
難免眷戀不捨之情既去必倍增憂思不忘之念他
日上厯聖慮所未敢言雖欲悔之殆無及矣所有崇
王來朝事體重大關係非輕重臣等苟有所見不敢緘
默伏望皇上追寢成命請命太皇太后暫免來朝別
遣親信內臣厚齎賞賚往親以慰其心庶于公義私
恩可以兩盡月等冒瀆天威不勝懼俟今之至于
敬擅便謹題請旨弘治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具題本

日奉聖旨卿等說的是但朕承順聖祖母之意已有旨
取王來了罷欽此欽奉旨免王來

止夷貢一

一為走報海洋船隻事主客清吏司案奉本部送內
府拜禮科抄出欽差鎮守巡撫兩廣等處太監等官
韋眷等題稱撒馬兒罕地面阿黑麻王差使臣哈只
火辛等齎送獅子等件從海道滿刺加國前來進貢
除將獅子鸚鵡行屬支給官錢買辦餵養及差委的

當官員同來番使人等管送赴京外具本先差舍人
干鐸親齎題知該本部官于奉天門欽奉聖旨刻部
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查得成化二十年地
地面差人從陝西赴京進貢獅子駝馬本部查照舊
例議擬題准特賜番王阿黑麻拜伊妻男各色紵絨
紗羅絹布一百九十餘疋賜獅子駝馬價彩段共六
十八表裏給賜加賜使臣怕六灣馬黑麻等彩段七
十三表裏銀一百七十五兩衣服絹疋數又不實似

此從厚賞賚各夷猶且心無厭足節次奏擾不乞又
蒙欽賜路費銀兩後各夷領賞事完要從海道回還
蒙憲宗皇帝特旨准從回道回去今該前因案呈到
部看得撒馬兒罕所進獅子乃夷狄之野獸非中國
之所宜蓄留之于內既非殿庭之美觀置之于外亦
非軍伍之可用逐餽飼之費及所賜前項銀幣等
件俱係府帑之財帛百姓之供億兼且獅子真偽皆
未可辯借使是真不免以彼無用之物易此有用之

財倘或非真豈不受遠人之欺貽天下之笑夷人窺
夷人窺伺之心以為中國好尚之所在殆非所以發
揚聖德之光輝補益治平之實効也臣等竊為朝廷
惜之蓋因各夷先先得利而去以此今次繼踵復來
今若不為處置則今次既去後次復來一處既然各
處倣效以朝廷柔懷之仁固不計此小費其如夷醜
姦黠貪得無厭何哉臣等嘗聞聖帝明皇不寶遠物
故周武王時西旅貢獒名公致戒漢文帝時有獻干

里馬者下詔却之載之經史傳美萬世而我憲宗皇
帝成化初年亦嘗降勅諭止朝鮮白鶴海青之獻皇
上踐祚之初首頒明詔禁止各處鎮守等官進貢騷
擾之弊既而放禽鳥縱鷹犬旬日之間屏逐無遺弘
治元年四月內因迤西夷人進貢玉石等物却令帶
回本年七月內又因鎮守鎮守太監王舉欲進寶石
等物嚴申禁絕善政善教遠近稱頌以為聖德恭
儉蓋與成湯之不殖貨利同符而一致由是而終始惟

一雖克舜之聖何以過此今未及三年而廣東鎮巡
官員又將撒馬兒罕所進獅子要行起送赴京臣等
仰窺聖心必不納此無益之物以為聖德之累但恐
有以先年事例為言容其到京則經過道途騷擾必
多賞賜犒勞須從舊例况本處進貢使臣例該于陝
西甘肅驗放起送即今見一起哈馬力丁等一十八
名到京為因後起使臣未到未及題賞其經從海道
雖有先朝特旨止是准令回還不曾許從入貢今若

聽從海道前來則後次倘有附近本地浮海商夷說
稱本處差來入貢則既無勘合又無印信何由知其
偽就使的係本處差來使臣則既從陝西又從海道
濫冒差人糜費財幣終無窮已且又令其習知海道
啟意外之虞即今各處地方水旱相仍人民窮困却
乃疲中國以供遠夷費有用而易無用臣等愚見深
為未便伏望皇上念生民財力之艱難察夷人說冒之
姦計斷自宸衷阻其使臣盡却所貢仍差的當行

人一員馳驛前去沿途跟方隨其所在會同巡撫或巡按勘合千司府官就于所在官司支給官錢量為宴勞仍依例給與廩給脚力送回廣東量與賞賜嘉谷其意將原來舡隻官為脩理着令撐駕回還仍勅一道曉諭阿黑麻王謂尔忠敬之心朝廷具知但差人進貢只宜照依常例量備駝馬從陝西陸路赴京為當其獅子鸚鵡不係常有之物不必遠涉海道來進如此則遠方夷人知明天子之所為有非彼之

所能測然後益崇俊良益脩政治使家給人足禮樂興行邊域無警萬邦賓服如此則雖四靈畢至未足以增光盛治矧一猗猗夷獸亦何足以為明時之輕重哉再照鎮巡等官太監韋眷都御史秦紘安遠侯柳景俱係內外重臣均受朝廷重寄明知海內諸番國惟占城真臘暹羅滿刺加國瓜哇等處入貢有勘合者例該于廣東布政司比對起赴京其餘不許起係是定例今撒馬兒罕差來進貢既該委官千戶

孫祥等呈報各官自合遣人諭以朝廷事例并詔旨
事理阻回為當如果夷性執拗不肯依從亦合以理
阻留在彼差人星馳具奏候請明命以為進止可也
却乃即便差人起送似此故違亦合叅究伏乞聖裁
緣係遵奉詔旨阻却貢獻及叅究鎮巡官員并奉欽
依禮部知道事理未敢擅便弘治二年十一月十一
日題次日奉聖旨是珍禽奇獸朕不受獻况番使姦
詐人不由正路來便差官阻回去廣東鎮巡官違例

起送本當治罪且都饒他這遭還行文與他每知道
欽此

青谿漫稿卷十四

奏議

會議二

明 倪岳 撰

一為災異陳言事先准禮部咨開弘治十二年十月二十日題內開貴州安南等處失火燒燬軍民房屋其一千八百餘家延燔城樓公廨等屋共六十餘間燒死官軍舍餘人等計一百餘名口直隸壽州拜河南

府等處風雨水雹傾傲房屋鋪舍共三百餘間滄倒
軍人屋宇三十餘家及塚口二處計三百餘丈鄉村
苗麥孳畜江上大小船隻多為斃壞或地震不次而
廬舍為之動搖或天鼓連響而人心為之危懼而鮮
杭等處潮河池泖諸水寂無風潮而翻騰湧甚者
雍府新創迅雷震之清寧宮為太皇太后祇受天福
之所為陛下隆極孝養之地乃今燒燬殆盡尤為切
近之災要行兩京文武羣臣洗心滌慮思過省愆務

盡交修之誠以罄應天之實等因奉聖旨是欽此續
准禮部咨弘治十一年十二二十五日欽奉勅諭文
武羣臣朕惟天道人事相為流通感應之機捷于影
響甚可畏也適者上天示戒災異頻仍乃弘治十一
年十月十五日清寧宮災中夜達旦朕心驚懼寢食
靡寧慮有愆違上下和氣循省數日莫究所由茲特
齋心竭誠遣官祭告天地太祖社稷山川爾文武羣
臣有官守之責皆與朕共天職者宜各省躬思咎去

一
枯滌汗殫心効力母得因循怠玩若罔聞知凡百司弊
政姦貪顯跡及一應軍民利病皆直切指陳無有
所隱以助朕厲精之治答上天仁愛之心綿國家億
萬載隆長之祚欽哉故諭欽此瞻黃齋捧前來于本
年十一月十八日接至南京禮部通行各衙門欽遵
外臣等聞命戰兢知攸錯仰惟聖明臨御兢業萬幾
日御講筵精求理道誠宜和氣正應嘉瑞畢臻夫何
比年以來災異頻繁聞見驚駭及茲清寧之災尤為

非常之變自遠聞之已倍驚皇况惟聖心誠孝方隆
奉養之禮當此變生倉猝寧免震驚之虞此臣等悚
懼之心夙夜為之靡寧者也復念臣等俱以菲才謬
當重任不能勉脩職業以仰答恩休徒爾坐糜廩祿
以召致罪戾上干天意職此之由汗醜倍增伏俟罷
黜過承恩詔但令脩省除已望闕謝恩省躬思咎痛
加滌滌外竊惟聖聖諭所云天道人事相為流通感
感應之機捷于影響甚可畏也于此誠足以仰窺聖

明深入天人之理克究災異之端者矣然猶屈已求
言使得指陳利病蓋古帝王不自滿假詢于芻蕘之
盛心也夫欲思有以回天意必當有以順民心欲思
有以順民心必當有以寬民力是以營繕頻興民力
所由以困征斂橫出民力所由以竭賞罰冗濫則無
功者錄民何視以勸用舍顛則不肖者進民何籍
以安蓋民心嗟怨之日深則天意譴告之必至以此
歷推致災之由庶其可盡弭災之實臣等各據膚譚

之見少効湏埃之益凡二十八事畫一上聞此皆職
守所司耳目所及伏惟聖明俯重於納其於政或有
有少補犬馬惓惓之私不勝至願緣係災異陳言事
理開坐會本專差辦事官羅憲齋捧謹題請旨
一推行聖學近者伏聞聖上勒御經筵日講不輟講明
聖賢之格言圖惟治平之要道緝熙之功啓沃之益
于是為大三代之治端在今日宗社之幸生民之幸
也臣等竊惟朝廷日講之制必以宋儒真德秀所著

大學衍義次第進講書云知之非艱行之惟難徒讀其書而不求其意亦無益也考之行義所載首言格物致知之要必以帝王知人之事為先其于辯人材之倫尤惓惓焉蓋任賢圖治乃人君之職故所任之得失賢否則天下之治亂安危係之非細故也伏望聖明因夫今日所講之書驗之古人已行之事獨運于前心之微以謹夫用人之道于凡內外文武之臣左右前後之職其間果有忠實不欺淳謹可託特立

而不為黨與之私勤敏而足為治理之助者俯推委任之識而不輕為搖奪曲施保全之恩而不易為間沮其有立心私邪制行姦詭執左道以變亂倡異端以熒惑以土木營繕為奉承以禱祠祈禳為忠愛費財而不顧勞民而不恤以至依阿循點以苟容而不知竊位之恥奔競冒昧以希進而不知枉已之辱若是者皆足以僨事而害政違天而虐民所宜逆逐而不留拒絕而遠去庶朝廷為之永清天意為之昭格

災害可弭政務且脩而太平之治必在此矣
一豫節親藩竊惟自古藩國之設主于屏翰天朝強本
固宗之道也太祖高皇帝福德高厚本支衆多當時
慈愛均一是以恩禮交隆列聖繼統天潢繁衍封建
之盛殆遍天下但比年以來衡州建昌等處壘遭雷
震變異非常此必藩國營繕太盛天誠照然示警以
至于今災生壺掖事理相關誠非偶然夫天下之人
民皆朝廷赤子也親王之國車船人夫之費分所

當得未敢盡言奈何承奉等官不知仰體朝廷親親
之意一離通州便作成福尅害夫役凌虐有司經過
地方勢同劫奪甚者方面官員痛遭笞辱不豫有以
節制之則往過來縱積弊
將不堪將來必大

有仰屋聖慮者矣天下之田土皆朝廷之租稅也親
王治國宮室祿米之設已有定制經費有餘奈何承
奉等官不知仰體朝廷親親之意一至本國遂起貪
心占民房屋奪民田土輒奏朝廷誤蒙佳賜甚者侵

越市鎮強取稅錢不豫有以節制之則田土有限藩會
藩府日增國賦日削將來必大有仰屋聖慮者矣夫
言之于無事之日不足信言之于有事之後不及行
是故進言之道自古難之伏願皇上明勅承奉等官
務要輔王以正仍逐一開示條件嚴加禁防之國之
際不許生事擾人在國之時不許輒行奏討如有違
越者悉如近該欽奉聖旨事意許巡撫巡按官員指
陳實跡叅提首事之人明正其罪更置官屬庶幾宗

固本強民安物妥而天意可回矣

一懲究欺蔽臣等竊惟人臣事君以不欺為本况履霜
堅冰其來有漸為臣之職誠不可忽其漸而涉于欺
也且明者見于亂之末形知者察于幾之未動豈可
于所已形已動之事而圖為掩匿營護以苟目前之
安乎比年以來相習成風如雲南之木邦貴州之清
勻江西之南贛以至東西二廣之域西北三邊之地
南北兩畿之間侵犯者不為翹復之計盜竊者不聞

捕勦之策甚者殺良民以為賊假敗績以為功捷奏
率為虛聲掩護遂為良筭任其事者展轉退託以俟
遷官為其民者流離虐害無所于愬夫隄防以障水
小有罅隙亟宜築塞及其橫潰為力難矣唐宋之季
率因姦欺之臣迷誤國事馴致禍亂不可不慮也今
大江南北芟豐而盜作糶賤而民貧武備空虛災異
稠疊有識于此不無寒心伏望皇上彰離照之明奮
乾剛之斷特勅該部查勘前項各處如是地方未靖

而言已遂平定夷酋未服而言已聽按安賊隱而不
聞匿而不捕聲息蔽而不舉言而不實虛呈功捷
冒請陞賞者一一從公究理以懲欺蔽庶幾將來人
知所警早為徙薪之謀不貽噬臍之悔矣

一甦息貧窮竊惟事有因草理貴變通府弊蠹可以祛
除而貧窮有所甦息也照得南京營軍騎操馬匹常
年倒死數多俱照在京事倒出辦椿錢并明合錢預
備買補倒死馬匹隊伍固所宜然不曾倒死馬匹何

為一際出辦後該兵部議處量將收到草場地銀
兩每尺補助三兩但買補之際多被勢要之人攸將
老病馬匹加意餵養乘機貨賣以致舊者買補不前
新者倒死相斷負累管操官員往支俸給養瞻猶且
不周戰守何由可望及照南京各衛快艇先年不曾
定為則例均勻派撥有一衛五七隻十數隻者多至
三四十隻者甚者全無一隻以致船隻多寡不一所
以衛分勞逸不均及其敝壞打造之際初年料物俱

係工部辦出近年奏定官出六分自備四分官出者
不以時給打造不前自備者負累軍餘出辦貧苦百
端交收在官又被衛所官員侵欺花費及用造船毫
釐無措以致船隻無由完備軍餘辦價不已似此事
理之弊蠹不為變通則官軍之貧窮何由甦息伏望
皇上念祖宗根本之地憫官軍貧窮之苦特勅該部
不為常例通行南京兵部各委公正廉能官一員查
勘各營例死馬匹自弘治十一年以前應該買補兵

千匹各營收貯出辦椿錢朋合錢共若干兩每匹該銀十兩止該買補若干匹其無價買補者尚有若干匹就将兵部每年原收馬草場等項地畝銀兩照數支給通將二項銀兩轉解兵部發付太僕寺收貯于南京太僕寺俵過該送太僕寺備用馬匹照數關領官軍騎操仍行官操官員不時點閱務要用心餵養不致瘦損以後遇有倒死椿錢朋合錢積至五兩兵部草場銀補助五兩悉照前例解納兌領馬匹騎操

庶得軍免買補之苦民免解送之勞實為兩便其官操官員該住俸糧之日乞照屯田事例止住一半但少存其養庶之具庶可責其敵愾之及查勘各衛打造脩理未完快船共若干隻見領料辦價打造者若干隻已領杉篙等料花費無存者若干隻人船俱無費無存者若干隻人船俱無下落者若干隻每船通計該用銀若干兩各以料價二項分數多寡計筭見有不足者者應該補足花費而無存者應該全給將

將侵欺官員查出拿送法司照例從重問罪監追前
價其不足之數亦將兵部每年原收馬草場等項地
畝銀兩照數那借支給應用并行南京工部將該給
給物料作急支給除人船俱無下落者開豁不必打
造外其餘船隻督併打造完備通將各衛原造文冊
查勘各衛軍餘數目船隻多寡除十隻以下及人船
相應者不動外其二十隻以下者減去二分二十隻
以上者減去三分均派無船及人多船少衛分撐駕

仍行管船官員不時點閱務要用心愛護依時脩船
以後仍照例十五年以外不堪撐駕者官給全料十
年以裏損壞者責與本船夫甲備料修理如此庶貧
窮可以甦息差役亦得均停人心和悅而天意可回
矣

青谿漫稿卷十五

頌

瑞麥頌 有序

康年頌瑞麥也古者農事有成必形之歌詠以頌若大田良耜之什皆此類也成化乙未維春之莫天子閔農歲麥大熟自如徂畿翕然同豐大有之書于今則宜稱之曰瑞固不然哉敢作

明倪岳撰

頌詞嗣史克焉頌曰

康年既同大田既豐我隰我畛迄彼南東其康伊何曰
於來牟穫之濟濟積之浮浮比勤于耕歲或不熟奄觀
其成先此百穀豈曰好異異畝同穎瞻此大康塋有遺
秉億祕其崇室家之充胡往而闕侈今之通春揄餼蹂
載浙載炊以薦以享我祀孔時既速我公亦荒我有猗
年之康伊民之阜宵旰其勤上帝昭假我頌康年于天
之下

豐年頌

粵昔有周之制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均萬民
之食則司稼掌之順祝年祝則大祝掌之皆所
以重民食謹歲事也此者水旱不登民有菜色
聖心憂之撫貨再三乃成化甲午之秋則惟有
年近而畿甸遠北齊魯豐穰之獲莫或間焉民
飽聖德洋洋頌聲臣謹採摭其詞百拜以獻
惟食惟天惟民之原振古則然赫赫湯湯稼穡之妨施

于四方民曰饑阻載罹寒暑惟此遐土遐土既同于帝
之聰夙夜于中以振以旬于此下民惟德之仁曰極而
通奄觀其豐銍艾蓬蓬我黍我稷惟京其積以萬以億
我田既成我室既盈惟民斯寧我輸于公言私其克惟
今之逢自郊徂圻民之熙熙祀養以時天眷聖皇迄用
降康為休為光休光焯焯其繹以均靡遠弗臻天畀繁
祉於萬千祀歸于天子

表

定西侯蔣驥謝恩表

伏以乾元正乎五位時逢聖治之新離照燭於萬方恩
錫戎階之舊敢謂建功之有自遂叨傳爵於無窮仰載
寵休俯增戰慄欽惟皇帝陛下聖智日懋睿德天成恭
默邁高宗思道之誠繼述纘武王尊親之孝顧草木庶
品方均霑賚予之施而蝼蟻衛生亦首荷嗣襲之命蓋
惟靖難之日粗效樹勲爰及定西之封始名采邑越祖
孫之兩世總師旅於三朝已幸先臣大啟涇國之號豈

期後葉載蒙梁國之褒重自揣於庸材乃荐膺乎異數
珥貂蟬之貴誓據葵藿之忠竭犬馬之勞期致涓埃之
報伏願乾坤並永九重行萬壽之洪圖夷夏同歸四海
樂重熙之景運臣無任

襄城伯李黼襲封謝表

伏以聖神御極廣推徧覆之仁天地垂慈首錫繼承之
命爵仍同於五等恩實異乎一時瞻丹宸以拜嘉捧瑤
函而悚息欽惟皇帝陛下道傳精一學懋緝熙德配祖

宗率典章而由舊功光社稷煥政令以維新遂令行陣
之臣不墜簪纓之業念自燕山而授秩爰及襄城之肇
封職武事于六朝承寵任者三世迨先臣之有幸再成
征伐之勲際盛治之無虞屢躋保傅之位乃至草茅之
末遽聯奎壁之華仰荷生成敢忘報塞聞詩聞禮將依
絃誦之門墻允武允文期習干戈於俎豆少需後劾用
嗣前休伏願虎拜陳詞祝萬年之永壽龍飛啟運溥四
海以咸寧臣無任

贊

婦翁浙省右叅政保竹先生像贊

清介之操剛直之氣曰和而莊亦強以毅忠孝之行敏
達之才一志惟堅百試不摧甲第顯躋兵曹荐歷籍然
聲聞凜乎冰蘖輦金比犒克慰窮邊提兵西征式副宸
淵進秉武銓宿蠹期擿政譽用張寵命有赫擢佐閩省
繼遷浙藩德敷旬宣惠洽黎元兩以家艱施政不久惟
民慕懷桓頌于口惟公之忠事上不欺夙夜其勤少壯

靡移輯亂于閩捍海于浙公功實崇公力亦力惟公之
孝事親以誠生養其志沒盡其情烏馴芝茁于墓之首
思詔來旌桓桓雙表象服煌虬髯蒼蒼豈弟煌煌君子壽
考無疆惟我先公寔公契友公女來歸相我箕帚我承
公教知德惟深頌公大者永矢徽音

劉司成先生紹和紫塞論兵小像贊

道侑文武說本仁義生先之孝孔孟之懿夷夏內外冠
履尊卑先生之識春秋之推王師戒嚴虜氛未戢言言

粟塘孰建偉績轅門客度得此鉅儒侃侃高論顯顯嘉
謨以戰以守有奇有正戎辟聿脩邊圉底定濟時之畧
敵愾之心作範千古永矢徽音

盛都御史顯朝服像贊

峩冠攝華然在躬垂紳正笏儼乎其恭蚤歷振郡邑之
勞晚陟臺省之崇出則底撫定之績入則竭獻納之忠
式瞻其外允懷厥中豈非所謂邊郵我私夙夜在公者
耶

太宰耿文恪公像贊

脩髯廣頤正學雅望隱然清惠之風邈矣鉅鹿之望其
誣也安於民社之卑其伸也揚於朝廟之上峩冠委佩
而夙夜惟公垂紳正笏而寅畏是尚豈非朝著眎為表
儀君德資其弼亮者歟

少司徒劉東山像贊

通博端方恬靜簡重志與道合才濟世用贊戎稱乎職
方道守河導夫禹貢憲臺登觸邪之多民曹下瑞時之鳳

予方藉同年畏友之資固當為聖朝賢臣之類也

箴銘

言箴

事物之至日變於前應對問辨不能無言言出自心當防玷失白圭可磨駟馬莫及發必以理本必以誠尔或不慎惡乎為人力行惟難宜訥以訥君子監止欽哉毋

忒

紙銘

維紙之作剡溪之藤雪瑩粉膩雲薄砥平剡製之初竹簡是代載道垂訓萬世永賴効勞文房厥功懋哉勿妄天闕用枉其才

櫛銘

緊爾之德曰疏而通肅容于外植垢于中毋棼毋汚毋忒我儀以慎爾終

世慶堂銘

有序

熊氏之先本南昌寧邑之望歷宋元來世有顯者元季

兵擾携家累北徙樂徐風土因留居之有諱繼安者永樂初從征安南累樹奇功有司將奏授以官辭不受曰我固儒家也卒以隱終子有常克承先志處鄉黨剛毅不阿人敬憚之性樂施予有婚葬不能舉者周給惟恐後景泰壬申歲饑民缺食首率父老曰諸當道請發廩以賑賴以全活者衆由是鄉人稱其長者生子四練經緯純成克樹立讀書好禮弗忝其先純復以尚義輸粟膺章服之勞孫遊季郡庠將奮于時衆因嘉其世澤之

所鍾愈遠而愈盛如此乃即其所居顏之曰世澤之堂夫祖孫相承之謂世福善所積之謂慶惟其善之所承者非一人故夫慶之所積者非一日若熊氏者豈一朝一夕之故哉繼自今衆之流日濬日深如木之生日如培日茂慶之所鍾其可世計也邪從弟宗岱自徐來請示一言以為茲堂之華既為叙次其堂之所以名乃復系之銘俾識不忘云

惟家之興善述善繼父子相承用延于世其承如何惟

善是從為善不匱石慶所鍾猗惟熊氏在江之右其世
既遠厥積亦厚勝國之季來居於徐樂其風土敦我詩
書粵纘武功高爵可待拒而不受為善靡鮮一德是承
于茲三傳天鑒孔昭慶斯篤焉惟慶之道自我戩穀捐
貲貨荒有華章服諸子森森如芝如蘭以及以孫曾瓊玉
琅玕慶源深長如水之濬膏腴所溉遠邇交潤我則銘
之世慶之堂尚篤其守百世弗志

青谿漫稿卷之十六

記

文丞相祠重修記

人得天地之正氣以生本自浩然失養故屢故必帥之以
志養之以直則至大至剛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
不能屈充塞乎天地而無間矣觀故宋國信文丞相之見
危致命大義昭晰非其志之正氣之直能然乎公以妙年
對策剴切時務理宗擢寘第一遂至為相其在官之日正

國勢陵夷之時慨然自任以興復之事竭力殫心扶顛持危雖有京口直楊燕獄之困而氣不屈被似道夢炎庭芝輩之嫉之疑而氣不屈間關海島間出萬死得一生而氣愈厲惜乎天不祚宋興復之志不遂而身已被害矣夫國存而存國亡而亡存亡之大節屹然河嶽之高大炳然日星之昭明軒揭宇宙而不可磨也故公獄中作正氣之歌有是氣所旁薄凜冽萬古存當其實日月生死安足論之句觀公之言迹公之行何莫而非正氣之所發哉三百年

之宋忠義之士固不為少然處於人所難處之時而能行人所難行之事者惟公一人而已於戲盛哉公卒於燕市乃今順天府教忠坊之里國朝洪武九年北平按察副使劉崧即其地建公祠至永樂六年詔定祀典始有春秋之祭以府尹主其事今之尹某侯以其久而傲也命工新之徵予言以紀其歲月侯亦仰公之烈而興起焉者是祠之脩豈惟足以安公之靈寔足以為天下後世忠義之勸也夫豈小補云哉侯之用心亦勤矣祠為堂凡若干楹地之

廣袤仍其舊云

翠玉樓記

昔蘇子瞻在宋才高一世片言隻字流落人間咸知寶之三四百年來泰和隱君子尹公勳重者復愛其詩所謂山為翠浪湧水作玉虹流之句以名其樓古之人有神交者使子瞻地下聞之寧不以為知己耶且古之為詩者往往苦心以求工他人讀之未必知也惟夫境與心悟而後有以見其工乃知古人之詩非苟作者尹氏之樓所以獨有

取於翠玉者殆以此歟尹氏世居泰和雲亭鄉之逢原自宋進士天長主簿終以來世以詩書禮義為邑之望勳重之曾大父存信仕元閩縣主簿先君子濂溪處士豪邁豁達為鄉耆俊生勳重兄弟七人咸能紹續先業讀書尚義時人稱之嘗構樓數十楹一夕燬于火成化壬辰歲復與諸弟謀鼎新其居為廳為堂為正寢炳焉煥焉弘于舊規中為樓餘二十楹高明爽愷誠一偉觀也樓之東則為匡峰鳳嶺龍岩之山南則為三顧西平鵝鼻之山西北則為

城頭若應三嶺之山浮嵐擁黛環列軒楹之外樓之前則
為洪溪之水縈帶如練浮映几席之間或捲簾而拄笏或
憑闌而眺遠則見夫起伏奔駛圍斯樓而湧翠者匪江湖
而浪也蜿蜒委蛇沿斯樓而流玉者非雲霓而虹也而樓
之有取於翠玉者蓋盡得之山水之間者矣子瞻殆若先
我而登覽於斯樓者故其形容之妙發於嬉笑怒罵之餘
者至於如此而又獨於勳重之心有夙契焉宜斯樓之名
所以為稱情也夫以地而觀則斯境為勝矣以境而觀則

斯樓為勝矣然而當夫兄弟具在少長咸集壺觴旅陳埴
簞迭和歌斯干之首章賡之以常棣之遺音藹然手足之
情天倫之樂也則斯樓又惟斯人之為勝矣此則子瞻之
所未道者而翠玉亦果足以盡之哉勳重嘗寓書於其族
姪學士正言先生俾需言以誌歲月猥以見屬遂為記之
擬重修太學記

昔我太祖高皇帝肇造區夏定鼎金陵首建太學鷄鳴山
陽偃武功振文德以為天下先迨

太宗文皇帝遷鼎于茲即北平府學為北京國子監以居天下之士作興既久未稱

上旨

英宗睿皇帝臨御以來既罷北京之號大撤而新之左廟右學規制以備

皇上嗣大歷服之元年將議視學之典謂茲太學歲久弗葺恐滋傲撓無以妥明靈之居揭誠敬之寔而作新天下之士况陟降在庭講肄在堂有一弗治瞻視易類乃

詔有司率屬從事於是冬官胥勤工師駿奔相度既同脩治靡間抉泐剔腐剝剝鏤穢敬者以安黜者以明悉置於新弗加其舊舊廟之中為大成之殿其前為大成靈星之門東廡西廡東序西序神厨神庫井亭牲亭為樂器祭器之庫持敬之門致齋之所皆麗於廟者也學之中為彝倫堂其左右為六堂繩愆博士二廳為會饌之堂退省之房高明載道箴用之所廣儲廣居集賢之門號庾溷廁之室皆麗於學者也凡作若干日工以完告不亟不遺百用具

興高廣觀深炳煇崇嚴而廟學之制益大以成矣乃以春

三月丁巳

皇上躬釋奠于先師退御正堂命祭酒臣恂司業臣業進
講如儀於是卿相大夫與百執事以至游學之彥侍衛之
良四夷朝貢之使環拱觀聽者動以萬計既而有司請紀
其成以示後世

詔如故事惟昔堯舜禹湯文武皆以聖神之資任君師之
責至于孔子其道大成故雖不得其位以君天下而其師

表萬世者莫之有加焉我朝

聖聖相承尊崇表章益久益盛建學立師範圍大儀皆所
以敦治教之本隆君師之道以丕紹

列聖之統者也夫士之沐浴治教之沐浴育文明之化者
為日久矣豈必專於廟學之飾儀文之備而後為至哉然
而所以舉尊崇之曠典正以運感化之微機而繼往開來
之功亦於是乎為大也今之有嚴有翼既完既美
聖天子又躬行於上以相之矣則士之游於斯者觀締

之精而謹夫植立之行仰繕葺之費而勉於克治之功使
之德日益以新道日益以修洋洋在上可以質之籩豆對
越之時濟濟在列無所愧乎冠冕周旋之際于以痛革其
隘陋頽靡之風而亟趣乎廣大高明之域則夫因觀物之
學而致其反身之誠者何如哉他日弼成我
國家億萬年治教之功者蓋亦有賴焉否或昧於振厲造
就之指而規規乎進取淹遠之計則非所以望於為士者
敢以此與多士共勉焉

瑞梓記

梓以瑞名志孝也夫孝大足以動天地感鬼神小之格鳥
獸孚草木古則然矣然究之天地鬼神以其誠鳥獸以其
情或可以一致至於草木無知之物於是乎有難言者矣
然苟可萌栢可以枯則根著於土生生之理固在也若夫
不根之物斧斤斬伐之餘其不至於朽腐擯弃者鮮矣而
或者發生意於既死續華滋於已絕則古所未有而今僅
見之其人之孝之所感何如哉宜興之荆溪有著姓曰蹇

氏其子律以景泰甲戌喪厥妣葬祭一秉用家禮斤斤然
稱孝於其鄉之賢者嘗因葬師言削梓木為簡椁之墓北
之隙蓋習於鎮安八風以妥其神之說雖不經見而孝子
之不忍其親者恒勉強行之既葬歲且旱他草木多槁死
獨二梓者忽焉復生鬱然競榮以文蔭乎新塋觀者駭於
聲聞者動於情律之孝亦誠矣哉鄉之人異之目之為瑞
而請記於余因詢之其友戶部主事邵文敬者益信不誣
遂為之書嗚呼無知者可感也况有知者哉已絕者可續

也况蕃者哉由是而知寔氏之世著孝義於一鄉延門祚
於弗替皆於是梓乎占矣文敬以為如何

重修鄭州儒學歷年貢士題名記

國朝紀元成化之八年歲在壬辰新安洪君寬改知河南
之鄭州厲己以脩職懋志以興事悉取州廢墜之典而舉
之顧學宮傾圮施教弗稱遂以為首務思一新之於是鳩
工度材謹飭百費規制煥然役弗及民而明倫有堂肄業
有齋門墻窳業足以聳游觀館舍邃嚴足以樂藏息小大

咸稱無所苟焉且以學校養士之地歲嘗舉其賢能貢于
王朝者衆矣是不可以無紀爰伐巨石題其姓名以示後
之人將使州人士有所勸焉夫興學造士賢守令之所為
重者君克舉之亦賢矣哉間走書幣京師予記其上因
告之曰人材之成由乎教道明教道之明由乎學校脩故
學校不脩則無以為成材之地以教之無從而施也昔周
之盛時學校之政徧天下然其所以為教初非寄之言語
文字間者故以鄉三物教萬民惟曰德行道藝而已及興
其賢能亦惟曰攷其德行察其道藝何如耳今之有司以
歲貢其學校成材之士於

朝即所謂鄉大夫群吏致賢能於王之意也今之試之而
使之卒業太學布列庶謂即所謂論定而官之意也蓋可
以想見古昔養士之制者惟於是乎存焉豈直以進士科
為重如後世之所云者乎荆鄭為河南名郡汴宋文物之
故區而漸被國家文明之化益久以深故士之膺其鄉大
夫之貢而出者內焉百執事外焉群有司往往以賢能名

初不在諸進士之下亦可謂得其人矣然類以考見其所
本者寔繫斯石焉繼自今為師為弟子者樂有賢太守聿
新茲學雍雍渠渠日聚處於斯考德飭行誦詩讀書以講
求夫得於心而為德則天理民彝之則在焉體於身而為
行則孝友忠信之道存焉見於事而為藝則詩書禮樂之
懿具焉於是悉心盡瘁以修以習以求至乎其極以務成
乎賢能之材至於其暇又因其所題諸士之名耿耿不可
泯如此將舉其賢否之寔而申其議擬之公蓋後先相視

同軌一轍耳顧其心有不惕然以動者乎其志有不奮然
以勉者乎夫然顧他日繼是以出者推其所得於學校之
教而見之為政其名有不燁然以傳者乎奚翅增重斯石
已也則賢太守作興之素心示勸之盛典蓋兩得之而茲
學得人之盛當不一再書而止也越六年丁酉月日記

卷菴記

京口有世醫曰錢宗甫氏以卷名菴而請記于予予告之
曰道無小而不入故卷之方寸而不足然亦無大而小包

故舒之六合而有餘蓋小大之體存乎道而卷舒之用因乎時也故易之進無咎與括囊無咎者猶吾夫子之微服于宋而攝相于魯之意也是皆因時而處之而卷之義斯得矣夫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天之道舒矣然歛其神功於無聲無臭之表者其卷乎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參天地之化育聖人之道舒矣然歛其妙用於不識不知之地其卷乎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賢者之道亦舒矣然其藏者虛其貌若愚又其卷

者乎故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者舒而不能卷者也沮溺之耕楚狂之歌卷而不能舒者也其於道際乎未之有得也而况於時乎矧夫退之無可卷則進之亦無可舒者矣故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聖賢之學固然也又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宗甫亦果有意於斯乎雖然余竊有疑之醫之為道起瘡痍於藥石回夭關於生全之域天下之人司命於醫久矣苟卷其道而不舒則生人之望絕矣其可乎是則宗甫之所以自名者亦

左矣嗚呼予既已知之矣宗甫承累世之學有聲於時而其心蓋歎然未敢以為足也故將退而處於金山錢甕之墟取其所傳之書若神農岐伯伊尹及秦越人張仲景之所授受以至近代張元素李明之王好古朱彥修輩之所紹述者探賸所隱旁狩遠獵卷而藏之方寸之間由是因時而施隨其所遇以行其道然後累世之業可以大成而非其可卷而不可舒之謂也然則宗甫其亦善於卷者乎宗甫起謝曰是誠有志焉請遂書以為之記

松石軒記

錦衣主人居青溪之濱鳳泉之南有年矣讀書好禮樂交接賢士大夫嘗構一軒於居之隙疊石種松以擬山林之勝每自公而退恒處其中左圖右史手不釋卷客至則一觴一詠暢叙幽情蓋自以為真得所樂者回視一時際遇之光榮功名之烜赫泊如也間者瀛洲仙客訪主人於松石軒中顧而疑焉乃諭之曰君以武胄之賢承世勲之業厲剛特之操而聳挺拔之標負磊落之資而抱堅確之德

以此馳聲於時久矣孰不謂其將以培養徂徠之材儲為
明堂清廟之用者乎又孰不謂其將以磨礪燕然之刻建
為騁姚貳師之勲者乎胡為退處茲軒友山中之松石遠
世外之紛葩於君之計固得天寧不孤其平日之所養者
乎主人起謝曰誠如子言是亦蓋嘗有志焉而力莫能與
也矧夫時齟齬于遐鷺歲荏冉以衰頹蓋亦自知夫蒲柳
之弱不可以語良材砥礪之頑不可以語美璞於是乎以
恬淡為高以幽隱為賢即吾方寸有餘之地竭吾尋常未

之力種松於斯始於拱把而日至於條達枝葉之蕃碩者
庶幾焉疊石於斯始於一拳而日積於高大宗家之鞏固
者庶幾焉此予之所以甘於近而不敢有他慕者也若夫
素志之不可以直遂古道之不可以苟容則吾之超然此
軒之中其亦自足矣夫若是何如客聞之喜其有不屈之
節有固守之志誠無忝於松石者也乃擊節而為之詞曰
種青松兮軒之前本之既良兮護視專歲月幾何兮鬱而
參天傲冰霜兮節操堅本枝茂兮蔓亦延瞻奕葉兮清風

灑然疊白石兮軒之陰致之孔艱兮植立深歲月幾何兮
積而為岑望之巖巖兮即之巖巖風雨不動兮斧斤不侵
嗟磐石兮惟後之欽樂松石兮歲月優游澹無營兮軒冕
林丘嗟榮名兮雲之浮松之清兮石之幽可逸吾老兮慰
吾憂伊美人兮孰與儔功成身退兮遠安是謀歌已呼酒
三酌遂次第其語於軒之壁主人謂誰錦衣戶侯秦廷輝
瑛客則翰林侍讀倪舜咨在也

山東東昌府重修廟學記

禮凡始立學必擇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故今郡
縣學皆得祀孔子而廟學之制遂通乎天下譬諸天地之
大無所不覆疇日月之明無所不照臨而四海六合之內
固未有能外孔子之道以為家國天下者也夫然故則比
乎京畿之巨藩文乎齊魯之名郡於此又可後乎山東東
昌府學在郡治之東蓋洪武初自都監故治徙建於此不
啻百有餘年久且傾圮廢缺特甚前太守沈君諱來蒞郡
事祇謁廟下顧瞻興嘆思圖修復乃相基度地審役擬費

輦材于林伐石于山陶甃于治咸適其用諏日而作不亟
不徐百姓樂趨群工効藝於是庫者崇之隘者拓之危異
者正之晦黷者飭之剔舊置新規畫惟素後太守吉君慶
繼為益勤勸相務底完美及今太守楊君倫始上督厲益
切乃獲卒工蓋經始於成化甲午紀成於甲辰凡歷三政
閱十寒暑而畢宜其周慎堅緻足垂永久者也廟為大成
殿七楹承以崇臺翼以危楹圭衮遶嚴金碧輝煥左右為
兩廡前為戟門為靈星門其西為宰牲亭學則為明倫堂

左右為四齋為學舍五十楹為饌堂堂之後有隙地廣袤
十丈許築土為臺建尊經閣於上聚書其中以便講習其
他解宇倉庾庖庫之屬靡一弗備至於垣墉繚護松柏環
列巍然宮墻數仞之盛聳易觀視多矣是舉也費雖穰而
不匱於公役雖久而弗困於民而釋奠之宮足以揭虔而
妥靈講學之堂足以儲材而養德諸君其亦知所先務者
哉職教是學者教授戴昂訓導某咸謂礪石琢辭以紀歲
月茲不可緩請之揚君具事本末走書幣介教太史山來

請予言於戲我

國家尊崇孔子之道以化成天下故學校養士一惟導之以是其所以厚之以厚餼董之以憲臣作興誘掖之至者固異其出而佐理丕熙庶績以成天下之治而已其所以望於天下之士如此其重矣乎然學校之廢興由守令之賢否而賢才之盛衰繫焉非偶然也諸君之繼守茲郡者皆能體

國家之意以興學為先可謂賢矣繼自今士之游歌茲學者可不體諸君之意夙夜孳孳服膺孔子之道以淑其身以成其德他日効用於時推其所學輔成一代文明之化足以表見斯學養士得人之盛不亦韙歟斯固國家建學與諸君興學之心也故因記其成併書以為諸士勵焉

青谿漫稿卷之十七

記

廣平府同知王君治水記

廣平為畿內名郡肘翼太行以建治所其西南成安廣平肥鄉鄆邯之地則漳滏二水所經其西北永年雞澤之地則洺沙二水所經下流皆與洺合勢浸以大迺成化壬寅六月二十又二日天大雷雨窮日夕弗止明日益甚四水暴漲漫漶以流而滏水素受漳流性尤駛去郡城一舍而

近遂入護城隄衝決賈葛潭橫潰莫制環城百二十里匪
為巨浸城將敗居人爭出避水事殆不測時同知府事陝
右王君原常下車之初署郡章甫三日奮然起曰事急矣
不可以不力即冒雨至北門遍諭居人曰吾在此以身任
一郡生靈之命水必不能為害毋驚擾徒取胥溺之患無
益也乃擇官屬分堵以守且捍且築惟東門卑下患尤劇
遂自當之迨夜水入城者四尺人大恐君躬操畚鍤督里
甲兼抱僧徒之強有力者以事築塞天未曙卒障水以出

君復以其餘力按視他所撫諭而安輯之過家不入凡三
晝夜不休水稍定乃增築西隄水屯二岸過水北流民獲
安堵是役也所全廨宇廟學民居萬有奇倉糧萬七千有
奇民免墊沒者萬二千有奇出民之阻於水者百五十有
奇瘞民之溺於水者五十有奇復禁民乘時剽畧悉加賑
貸焉既而郡以地勢本下而賈葛之潭延袤八里相傳有
神龍居之溢水既決則衆流奔注溇窪弗洩日益為患淪
敗民田害及郡城不可以不治乃檄邯鄲永年二縣令若

丞鄭維新者四人分率夫役八百餘以塞決口導河流厥
既踰歲工弗克就民乃相率赴愬於部使者乞君治之君
遂不避塗潦相度形勢尋究源流督屬飭工諏日事事且
謂水勢不可以不殺於是旁開退水河於決口之下長八
百六十步深三尺闊倍之其流既分其勢自緩可排而出
者則導之退水河可引而入者則歸之滄陽河滄河之道
既從退水之口隨塞舟楫無阻行者便焉復謂水患不可
以不防於是建為經久之圖以虞決溢之至增築舊決潭

口高深三十丈廣袤二百一十步新築障水隄二一長七
百八十步一長千二百六步而故道之以淤而壅者起賈
葛口至大寺橋凡一十里有奇咸濬其淤而深之俾無留
患焉是役也所費為椿者大小之木若干為相者荆蒿秸
若干為繩者麻若干土若干石不計其筭就役者凡若干人
相勸以趨如忘其勞經始于癸卯二月六日畢工於三月
二十有六日君乃散役告成乘舟以歸老稚遮道驩迎者
以萬計始焉潭口塞而水勢役民之鮮食者資焉日操網

畧以漁者有所濟終焉河流平而水患除民之粒食者亦
資焉日操耒耜以耕者有所成於是永年鷄澤之民瀋陽
之兵冗為戶千六百有奇其田五千九百七十頃有奇皆
出沮洳而事作又是秋之獲豆稌雜粟餘百萬石焉復以
餘材構龍王祠三楹於潭上以便祝嘏作輿梁二以利徒
涉建集場於大隄之上分畫布井招來居民三百餘家以
事懋遷興利祛患之政細大畢舉君亦可謂善於其職者
矣維時郡之人以夙罹昏墊之害而今底平康之樂者皆

君之功也不可訛文字以示永久適威邑令王君政奏
績未京乃介光祿張君積之請言于予予聞古之善治水
者以為治水一也有疏有濬有塞必如是而後可以無患
築堤一也有瓶有修有補必如是而後可以有防也迹君
之所行亦畧備矣非其學明體用才勝劇要曷克臻茲哉
雖然君之尊翁大司馬休菴先生在景泰間以雄才直節
為都御史總漕淮南建塞沙灣之策則君之官學相承固
有所本歟先生於先公文僖府君為同年友故余知之為

詳聞君之政有成績喜為執筆以書君名經原常其字願
景泰丙子鄉薦居今官庶公有為所踐歷蓋未艾云

總山三亭記

翰林侍講黃巖謝先生鳴治既拜大司成之

命將赴南雍手一卷抵予俾記其所謂三亭者且告之曰
僕故居桃谿之上有總山山之中有會總菴曾祖孝子府
君墓在焉菴之外有方巖書院書院之南百步許為亭曰
望海亭其西向方巖者為仰高亭菴之北則為采藻亭序

下有池池外環以竹寔太守叔父之所作西涯學士既與
諸公賦詩以記其勝積而成卷復為題之曰三亭雜詠子
其為我記之考之圖志總山方巖皆不經見觀諸君之所
為詠歌之者蓋天台雁蕩間最勝處使非因先生以發則
與榛莽同閔奚以名于時天下佳山水以不遇其人而湮
泯無聞者何限竊以嘆夫賢才之生一則軒豁天地一則
擯棄丘壑亦所遭之幸不幸耳總山方巖繼是其有聞矣
乎惟昔先生自成化庚子居憂于家即與其叔寶慶太守

公游讀書講學無日不在總山方巖之間三亭豈皆是時
所作者歟黃巖地瀕海風濤雪浪日在眉睫而亭以望名
何居豈亦見道遠大惟日不足悠然而興望洋之嘆者歟
詩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其意亦猶是歟至於藻取
其潔故古人以之供祭祀詩詠采蘋是已亭亦因會總而
名歟然非忠信誠篤則東隣殺牛猶無取焉爾而况澗溪
沼沚之微者歟於是而知三亭之所以名皆非偶然而已
也嗟夫君子之學有本有文孝弟忠信其本也詩書禮樂

其文也苟本之不足其如文何哉夫五服之制極於總九
族之親盡於總總山所會無不在焉尊祖合族於是乎有
之而又先之以誠信守之以嚴敬油然而興其孝弟之心者
何如耶則夫三亭之作必於總山者固先生之心惓惓於
會總也惇本之意至矣於乎此先生之所學者歟苟曰亭
榭之侈登望游歌之樂則卷中之文富矣以是而語先生
亦未已乎請記斯言于壁使後之人知三亭之所以作

翰林同年會圖記

昔在成化丁酉之歲傳君曰川肇為續會以取同年之好
客有出杏園雅集圖于座以觀者衆因嘆仰三楊二王諸
先達之高致邈不可及而今猶可想見其彷彿或者以有
茲圖在也時予輩同年之士之在翰林者離合之餘始獲
萃處京師而予復將有歸省之舉聞滇南高司訓雅善繪
事乃於是歲十二月二日謹治具予家折東以速諸君次
第畢至即席請如故事命高為諸君寫小像為圖各賦詩
于其後卷成而予歸歸未幾時而存亡去住之感交錯于

前者多矣原稿今為曰川藏去予在南都時嘗命工以東
絹臨摹一本裝潢為卷置之巾笥以自隨時一展觀恍然
如與諸君笑談一堂之上於乎豈可復得也哉圖紀在會
者十有二人其中據案執筆而書者羅璟明仲坐而觀者
二人左則謝鐸鳴治右則陳音師召也其左坐而鼓琴者
李東陽賓之坐而聽者三人右則傅瀚曰川次右則吳希
賢汝賢左則為予也步而前來者三人其一為張泰亨父
次則焦芳孟場又次則劉溥尚質也其後聯坐展卷以觀

者二人左則彭教敷五右則陸鉞鼎儀也童子侍側者十人亦當時所嘗執事者所謂得其彷彿而已者耳工拙固不暇計也予惟十二人者自甲申登第入翰林明年始為會會凡十人歷三年為十會於是以展省去以夏去者相尋也越十年而曰川亨父復為會以續蓋周十二年為十二會而予以茲會終焉如歲有閏而歲成會有圖而會止自是而會不可復續矣今鳴沼以南京祭酒休致而歸而數五終于侍講亨父終于脩撰鼎儀終于太常少卿兼侍

讀汝賢終于南京侍讀學士尚質終于漢中知府又皆為古人不可作矣惟明仲由福建副憲進南京國子祭酒師召為南京太常卿孟易亦由湖廣副憲改南京通政宥之太常少卿兼侍講學士曰川自太常卿兼侍讀學士遷禮部侍郎然或南北之懸隔或公私之倥偬求如昔日之笑歌為樂又豈可得哉齋居之隙偶取卷閱之不覺為之永嘆因追錄十二人者之出處敬識于卷之首俾後有考云若夫交遊之情規正之誼諸作備矣茲得而畧焉

汀洲府儒學重修記

弘治丁巳夏四月之吉福建汀洲府重修儒學成知府金陵吳君文度率僚屬師生落之於是教授陳鵬作而言曰惟茲汀之郡黌廟自大成殿而下皆吾吳守數年之所脩葺美輪奐莫與京而學自明倫堂而下又吾吳守今日之所作新工鉅費穰不可殫述匪託之金石何以傳遠示後乎謂予嘗職太史得執筆紀載其事乃專使介具書幣述願末來請一言以記按學在郡治之東拜相山峙千

前臥龍山拱其後鄞江之水環繞於其間誠山川奇秀之地宋紹興中郡守鄭強始創于茲

國朝洪武初重為營建越歲滋久日就傾圮成化初前郡守李桓嘗事脩飭材惡工濫旋至頽壞吳君自南臺御史簡任而來下車之初祇謁學宮首以興復為己任且曰政必久而後成吾其審圖之是以不亟不徐以計以度若大成殿若東西廡若靈星之門省牲之所咸正歌別朽完漏補敝塗甃堅好繪飭精潔復作儀門建書舍廣庖廡締構

之盛悉增舊規惟是明倫之堂講學之齋猶未即工乃弘
治丙辰冬十月方農隙之時治理亦暇復檄長汀簿吳俊
伐材于林陶甕于治礮石于山裒工之良諏日之吉以從
事焉因其舊基廣以新制建重樓于齋之端以便肄習植
石檻于門之外以限往來益庫為崇拓隘為弘高亢有容
多士來宗而汀之學宮至是而大成矣予惟汀之為郡在
甌閩山谷斗絕之地其民氣習剛愎而好鬪故為之長者
恒思繩之以法用圖綏靖吳君之蒞于汀迹其所以為政

則不然蓋謂夫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故
學校之設教化之所自出不獨成德達材足以養君子亦
且移風善俗可以化小人是以廟學聿新雖未嘗役民之
力而耳目所及自有以感民之心故吳君治汀且將九載
政績之懋遂首八閩薦剡日騰推擢伊邇初不係乎任法
之嚴實本於以道使民之所致也繼自今衣冠濟濟絃誦
洋洋學校之政日盛月新而臨汀之民夕無桴鼓之警歲
樂耕桑之業是皆吳君德惠之所敷遺也於乎休哉故予

記學之成特於吳君興學之盛心為改之美意表而出之
以為汀人告焉是為記

新建督儲北館記

洪惟我太祖高皇帝之經理南都凡軍衛必有營營必有
倉所以安軍伍便支給甚盛心也但京城廣邈倉散布其
間遠邇非一故自鼓樓而北若府軍左諸衛為倉一十有
八其去公署之地近者幾十里遠且倍之戶部曹屬之任
監收者朝往夕返勞勩殊甚每值雨雪之期率假宿老佛

之宮以為常閱歲滋久莫有加之意者迺者奉勅總督南
京糧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公時雍蒞事之初興利利
幣審知其故慨然以為分建公館于城之北俾名監收者
挈家往居釐務節勞庶適其便乃謀之戶部尚書秦公世
纓侍郎鄭公廷綱而協遂具疏以

請許之於是勾稽相度擇曹屬之有幹局者若員外郎王
彥奇俾專其役總巡郎中朱愷協而相之購隙地于鼓樓
之北之西廣袤若干畝為前門三楹東向為儀門為前堂

各三楹俱南向後為穿堂為寢室為庖福之舍環之以墻以限外內此則為總督之居東西為崇垣垣外為夾道關二門以通出入道之左右畫為四區區有前後廳各三楹南向各為門東西向以達于道庖廡之室左者右之右者左之崇庫廣狹其制一揆此則任監收者所居也儀門之外為旁室以居司門之役外為周垣為丈一百二十有奇後有池廣袤若干尺通為屋六十有二楹前門之外表以綽楔尤為偉麗凡木石工食之費為緡錢九百有奇皆部

運官吏贖罪所入貯之公帑者一毫弗以及民蓋經始于弘治丁巳之春三月越六月工以完告為費省而成功速有如此者維時守備及曹院諸公鄉咸徃落之已而秦鄭二公以為李公斯舉實非常事不可不書以示永久不鄙欲予一言以記予惟政無大小使人者為善政故夫南都諸倉初皆各衛自為出內法久而敝至正統初朝廷用建議者之言始改用曹屬以任監收則其奔走徃來之勞蓋六十餘年于茲矣一旦李公力為之倡而規畫

經理復得其人以董于成位置嚴正輪奐完美遂使一代
無前之曠典焯為百世可以久之善政不亦蹇歟然則監收
諸君舍勞即安移遠為近誠非徒一己之為便所謂閭民
力之易匱念官賦之難給悉意審覈出內惟允于以佐公
家之萬一顧居此者可不慎乎此寔李公之所以深致望
者因具書以紀歲月而併以告焉是為記

溧陽縣學進士題名記

溧陽為應天屬邑地大民夥政理亦繁新喻符君觀以名

進士來為之尹身任教養之責民樂豈弟之化下車未幾
一邑以治尤且聽政之際留意學校蓋以興學勸士寔為
首務於是鑿泮池新講堂廓靈星門作名宦祠刊版補廢
罔不周悉復念邑自宋元以來咸攝大郡及入

國朝遂名京畿上邑士生其間沾被

文明之化崛起首善之地登名甲科布列顯位者比比而
然而題名之石缺而弗作非有司之責歟乃購堅珉需良
工悉取先後諸科進士姓字大書深刻樹之學宮蓋表章

先進以興起後學其用心亦勤矣間以俾來請予一言以
記惟進士之有題名其所由來久矣蓋自唐神龍間杏園
宴罷皆題名於慈恩寺塔至宋熙寧以來聞喜宴罷即立
題名石刻元復因之遂為永制

國朝進士釋褐之初

賜恩榮宴于禮部立題名石于太學禮意之隆超越前古

由是天下郡邑

有良有司者仰承

德意作興斯文復有郡邑

之刻良以建之京師者無

以及于天下而得之傳聞者不

目之為切近著

明也夫物之久者莫金石若以其姓字刻之于石石之存

名之存也始之登高科中之躋膺仕終之建偉績流芳聲

以與茲石並傳於無窮顧不韙歟然其中君子小人賢不

肖之相遠以貽羞於甲科以取玷於茲石其名亦不可磨

也可不畏哉是則一石之刻其為勸亦遠矣夫然故行於

前者固當謹身勵行陳力就列以保茲名而不失繼於後

者尤必觀感而起擇善為師以紹茲名於可久由是天地

之生賢為有用而有司興賢之心斯無憾焉雖然溧陽之為邑古矣山川靈秀所鍾甲於他郡故顯惠之勲業重於戚里貞烈之行義表諸閭閻上下二千年間式克至于今日休而史氏之彥登名茲石者遂亦獨盛於他族然則地靈人傑不亦有由然者歟予於是乎重有感焉因併書以記

外祖妣王孺人遺像記

外祖妣姚母孺人王氏諱妙緣其先本杭人洪武中遷於

應天孺人生而豐厚沉默端淑莊慎父母擇所宜歸得外祖考友直處士蓋時之聞人也既生子愷及先妣夫人而處士歿家饒於貲而愷方幼弱孺人綜理有法外內斬斬先是處士之弟友聞喪其妻遺子恒方月餘孺人即抱養之乳育之勤厚於己出如是者十有三年恒卒以京庠高遠取薦于鄉人固多孺人之慈教也先妣夫人生有異質素為父母所鍾愛正統己未以歸於家君遂偕上京師孺人慈愛不能忍乃以明年來視官卸先妣孝性天至懇留

養焉時宦况貧約先妣躬勤以相之至捐簪珥之屬以佐不時之需然孺人出自豐俗之族乃能安之而所以贊導先妣者居多先妣生不肖兄弟凡六人懷保煦育孺人無所惜其力不幸夭闕不遂不肖及女弟淑靜僅存焉歲已巳先妣有疾孺人因携之南歸時

國家多事而家君復遠使外國益以驚憂遂至不起景泰庚午後正月五日卒于南京棺殮衣衾一遵禮典悉出孺人之手不肖生僅七年女弟甫三歲尤多疾疚呱呱仰哺

誠可哀憐孺人乃遣不肖同其諸孫讀書鄉社而日抱視女弟盡鬻衣服首飾以供費暨家君歸省始克葬先妣以歲辛未同先繼妣郭夫人及不肖北來孺人念女弟病目經歲不可暫捨愷及諸孫留養之切遂携女弟居於家歲壬申女弟疾稍平則又問道而北辛苦萬狀送之京師至則繼妣所以奉之者不異其親而孺人之愛之亦不異其子故復勉留焉繼妣生子三人亦僅存阜阜二弟而丙子之歲疾復作矣阜生方五年阜甫周歲撫養勤倦視不肖

輩有加臯病目病瘡延綿歲月孺人躬擇乳媪晝夜顧覆
至忘寢食歲丁丑春家君奉使荆湖而繼妣以五月六日
卒于家不肖孱弱未立無所倚仗幸賴孺人以舉喪禮及
家君使歸歸柩以葬而諸幼子則悉仰之孺人矣天順庚
辰家君為權姦所構得罪遠謫家衆無所依孺人營護周
密得無失所有小人乘勢欲謀奪居室者孺人面折其過
竟逐去之卒不敢肆其姦乃携不肖輩過宣備歷險阻不
少憚歲壬午秋家君往遊雲中不肖赴試京闈皆不在側

而孺人乃以七月二十三日忽感風疾又明日遂卒于宣
之寓舍距其生洪武庚午五月二十九日春秋七十有三
嗚呼悲哉不肖嘗惟孺人慈淑之行為宗黨鄉閭之所羨
慕者迄今炳炳不泯獨痛孺人之棄其子若孫者其之奉
以一女之愛不惜往返數千里之地來處于斯蓋所以安
養其身者無幾而憂累其心者屢及若夫舉我二母之喪
罔有遺缺撫視不肖子女四人者皆底有成至於憂患之
中竭力保全無所顧避竟致隕命於邊陲之下雖垂絕之

際猶念幼弟泉呼不絕口畧不及其家其所以為倪氏之心可謂終始不少渝者矣第以卧病之日家君以及不肖皆弗及躬視湯藥棺殮以少荅其平日之恩為可痛恨及家君入閔而南屢拜

恩命不肖亦幸以科第入官忝有祿位女弟今歸名揆為太學生關西楊時敷之妻阜亦獲遊太學需用有日而孺人竟不獲一睹光榮以快其心每南望歎歎豈勝感悼也孺人之視歸葬于南京牛首山姚氏祖塋之次久矣而不

肖之心追慕恩德痛恨無已焉迺託諸圖像庶幾春秋奠獻永瞻音容少展如在之忱以塞遺恨之萬一倪氏子孫尚保之哉

律